

東北風雲錄

(十)

(本文插圖刊第141、142頁)

張學良、張作霖傳奇

● 陳 嘉 驥

勇於作戰戰術教官

王永江、楊宇霆與郭松齡東北三傑中，各有專長，對張作霖統治東北亦各有不同貢獻。王永江眼光長遠與擅長理財，使東北富甲中國，促成張作霖的奉軍士飽馬騰，最後張作霖終能控制北京，為北洋政府末任元首。楊宇霆才氣縱橫，在運籌帷幄中，每能當機立斷為張大帥決大疑、定大計，尤其與辦瀋陽兵工廠成功，使奉軍的砲火犀利，打破了吳佩孚統一中國之夢。

郭松齡則勇於作戰，擅長節制軍隊，在第一次直奉戰中，奉軍潰敗之際，郭松齡所統率部隊，獨能敗而不潰與退而有序。而在第二次直奉戰中，輔佐張學良在長城沿線，力阻吳佩孚主力部隊第三師之反撲，寧死不退；因而促成古北口方面馮玉祥的倒戈決心，迫馮軍進駐北京倒戈成功，吳佩孚部隊終於丟盔卸甲，郭松齡為張作霖報了一箭之仇！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向担任張學良副手，而實際掌握大權的奉軍少壯派軍人領袖郭松齡，忽然在靠近東北的河北省東部的灤縣，

舉兵回師東北，擬逐東北王張作霖而代之。這在當年北洋軍人混戰中，繼馮玉祥倒戈吳佩孚之後，另一個重大而驚人的舉動。因此對吳佩孚始終尊崇曹錕為領袖一節，給人印象深刻外，而對帝制推翻後，不但無復君臣之分且視長官部屬關係如草芥的亂象，國人無不搖頭嘆息！

郭松齡係遼寧省瀋陽人，生於民國前三十年，奉天武備學堂畢業，曾任清陸軍第三十三鎮哨長、哨官、管帶等職。民國前一年與蒲殿俊、夏之錚等同時在四川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民國元年三月，郭松齡考入北京將校研究所，未幾出任段芝貴時代的奉天督軍署少校參謀，嗣郭再考入北京陸軍大學深造。民國五年郭松齡在陸軍大學畢業後，乃即行東返，為張作霖所網羅，再進入奉天督軍署任職。

民國八年，張作霖創辦東三省講武堂，聘請學經歷均優的郭松齡出任講武堂戰術教官，郭因而得識在講武堂帶職進修受訓的少帥張學良。郭松齡軍事學識豐富，且能說善道，不久即取得張學良的信任，進而獲得張作霖之賞識。郭松齡即因此一步機運，得以扶搖直上總領師干，並掌握了

張作霖的最精銳部隊，成為東北奉軍中最具良好前途的一員驍將。

郭松齡受馮玉祥倒戈成功雄霸一方之影響，乃決心回師東北，他在灤州召集所部團長以上軍官開會，討論軍事行動時，曾沉痛致詞說：「張作霖連年窮兵黷武，奉軍官兵死傷慘重，迄今未予撫卹，復因連年用兵，耗費龐大，此皆我東北人民的民脂民膏，因而導致人民生活痛苦已達極點。東北環境複雜，有日、俄兩大強敵無時無地不在窺伺之中，倘再任由張作霖無止境的耗盡東北人力物力，勢必招致亡省之痛」等語。郭松齡並指楊宇霆在張作霖寵任之下胡作非為，弄權禍國，排斥異己等，說到痛心之處時，甚至失聲哭泣！

郭松齡於成立東北國民軍，自任總司令後，除任命各軍事將領職務外，並立即通電要求張作霖避日下野，同時聲明擁護張學良為東北新領袖，主持東北未來大計，其通電電文中有：「漢卿軍長，英年踴躍，識量宏深，國倚金湯，家珍玉樹，干風雲而直上，歷雷雨而弗迷。松齡夙同袍澤，久炙光儀，竊願遵命匡勳，竭誠匡佐，更張省

政，總制遼疆……」

郭松齡如此對張學良的刻意推崇，自有其深意，並非真的要擁戴張學良，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司馬昭之心也。跡其內心用意約有下列數端：

(1) 堅定其所轄部隊的意志，因為郭松齡一向為張學良的副手，故目前其控制下準備出關部隊，可以說全是張學良的基本隊伍。現在郭松齡正式宣布將奉張學良為首領「總制遼疆」，自然可得其部下之擁戴。

(2) 當時的東北軍也是派系林立，有老奉軍、新奉軍、太子軍、雜牌軍等之分。老奉軍係與張作霖共同起事時的部隊，如張作相、張景惠、吳俊陞、湯玉麟等人所掌握的奉軍；新奉軍則為楊宇霆等所接近的部隊，如姜登選、于芷山等部隊；太子軍則即係郭松齡所掌握部隊；雜牌軍則為李景林、張宗昌等部奉軍。

那時郭松齡舉起張學良這根大旗，除了姜登選、于芷山這些屬於士官派楊宇霆的軍隊外，他認為介於新舊之間新崛起的軍人如萬福麟、丁超、高維嶽親張學良將領等均會動搖，以達到他分化奉軍的目的。

(3) 郭松齡在奉軍中的迅速竄起，掌握東北奉軍之精銳，短短數年之內獲得不次之升遷，均係張老帥為了培植張少帥，而將郭松齡視為愛子之最重要幫手而愛屋及烏，亦視郭為子侄；今日郭松齡為了楊宇霆出任蘇督，在督軍寶座之爭中落了下風，怨恨張作霖賞罰不公，遽然與兵造反，在中國倫理上自然受人批評，於是豎起張少帥旂幟，俾能自圓其說而非忘恩負義。當然，像郭

松齡這種野心勃勃的軍人，在得手後仍能聽命張學良的節制，任憑誰也不會相信的。

永定河畔阻敵有功

民國十一年三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張作霖為奉軍總司令兼東路軍司令，張景惠則為西路軍司令。張作霖之東路軍以天津東之軍糧城為司令部，並分由張作相為東路軍第一方面軍，由京奉鐵路上的廊坊為據點，攻向吳佩孚軍據守的安次、永清各地。張學良為東路軍第二方面軍，率郭松齡等由天津郊區的楊柳青向西南方向進擊，經信安直指文安、霸州等地。東路軍第三方面軍為李景林，由津浦鐵路的馬廠向西進撲，攻向大城縣、白洋橋等地。

吳佩孚在此第一次直奉戰中，不再採直皖戰中的中央突破席捲包圍戰術，改採避重就輕側面迂迴戰術，使張作霖猝不及防，東路軍還沒有什麼接觸，西路軍便全面崩潰；吳佩孚僅留少許部隊追擊張景惠，主力倒轉方向攻抵張作霖東路軍側背。張作霖目睹此種情勢知無法挽回頹勢，乃下令三個方面軍火速向天津以東地區撤退，以免被吳軍包圍而全軍盡墨。

張作霖最為關心的是他的愛子張學良及其第二方面軍之安危；因此除了命令第二方面軍儘速撤向天津東之開平、古冶等地，轉而集中山海關地區外；並召張學良趕日率少數部隊至軍糧城奉軍總司令部開會，名為商討全部奉軍如何安全撤回東北問題。

張學良之奉召到總部開會，當係老帥愛子心

切，使其得以離開前線危險之地，而將撤退第二方面軍重責大任交給了副手郭松齡負責處理。由郭松齡負責全權指揮之第二方面軍，當撤退至永定河畔，正擬渡河東撤冀東地區之際，吳佩孚精銳的第三師忽然掩至，其意當然是要吃掉這支張作霖最精銳的部隊，甚至希望將張學良俘擄作為籌碼。郭松齡臨危不亂，一方面派有力部隊，守住永定河畔決死不退，一方面將其他部隊，按序分批渡河。嗣吳佩孚得知張少帥並未在軍中，又目睹少帥部隊之能沉着應戰，除讚嘆第二方面軍果係奉軍精銳外，乃命令第三師掉轉方向狙擊其他散亂奉軍而去！

張作霖在收集敗將殘兵之際，初聞其子所率的最精銳部隊在永定河畔，遭到吳佩孚第三師截擊時，內心頗感不安，憂慮可能無法脫離第三師魔手。忽然間得到郭松齡臨危不亂，仍能使第二方面軍作有秩序的撤退，幾乎是全師而還，內心殊感安慰。張作霖最為高興的是，厥惟在西路軍全軍覆沒，東路軍也支離破碎之際正苦無一支仍富戰鬥力部隊，能够憑藉長城天險拱衛東北安全，足以抵抗吳佩孚繼續東侵大軍。此時最精銳的第二方面軍，竟能在郭松齡率領下翻然而至，殊屬喜出望外，從此就把郭松齡視為心腹，作不次之提拔。其後，吳佩孚果然因知奉軍仍有作戰能力，乃不為已甚，在英國領事安排下，於秦皇島締結直奉停戰協定，而停止向東三省進擊，使張作霖有機會重建奉軍。

一手包辦整編奉軍

張作霖敗返瀋陽後，志切復仇，乃整軍經武，不遺餘力，遂設東三省陸軍整理處，整編奉軍新舊部隊，由孫烈臣任統監，張作相、姜登選任副統監，張學良任參謀長，張學良則委郭松齡為代理參謀長。孫烈臣由於張學良為參謀長，所以樂得不實際問事，張作相也學做孫烈臣做法，只在開會時虛應一番而已，至於姜登選這個副統監，郭松齡根本未把他看在眼裏，想管事也管不了。

郭松齡把東北陸軍整理工作一手包辦，更由於張學良對他的信任有加，他因此藉機在奉軍中樹立了良好聲望。郭松齡除了着手劃一東三省軍制，淘汰不稱職軍官，拔擢新人予以適當位置，樹立個人系統外；復實行軍需獨立，擴充東三省講武堂，調訓各軍中青年軍官，並設立軍官教導隊作為三軍楷模，俟一切安排就緒後，始辭去兼代參謀長，專任裝備精良的第六混成旅旅長職務，蓋掌握實力乃最為重要。

取得少帥全盤信任

郭松齡專任第六混成旅旅長後，駐兵於瀋陽北郊之北大營，與同駐在北大營的張學良第二混成旅，更增加了接近的機會。從此張學良與郭松齡合室辦公，張學良到旅部辦公時間不多，或者就是到了也是稍留便去。由是兩個旅的人事、訓練，完全由郭松齡一手處理，舉凡郭松齡所作所為，張學良無不依議辦理從不同駁，從此張學良與郭松齡的關係，更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已非一般泛泛關係可比。

郭松齡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良機予以充份利

用，並對新軍訓練全力以赴。郭松齡訓練的新軍容壯盛紀律肅然，更使他聲譽鵲起，張作霖並親自校閱了一次，也是倍加讚譽。郭松齡對所部中下級軍官特別拉攏，每逢星期日，親自赴軍營駕車接幾個軍官到家中餐敘，由其夫人親自接待，郭本人亦一反在軍營中嚴肅作風，以和藹態度閒話家常。在閒談中逐漸談到東北前途與國家大事，每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將自己見解灌輸於這批年輕軍官腦海中。從此這批軍官在受寵若驚中，死心塌地服從郭松齡指揮，鮮有再生二心者，此為郭敢於民國十四年，冒然發動事變之主因！

見獵心喜不甘雌伏

民國十三年，張作霖率奉軍再度入關，以聲討曹錕賄選大總統為名，實則聲援上海之盧永祥並報復第一次直奉戰爭被吳佩孚擊敗的一箭之仇。直奉第二次戰爭兩軍在長城沿線展開激烈戰鬥，奉軍因為先發制人，初步獲得小勝，迨吳佩孚的第三師加入戰鬥，曾迫奉軍向後撤退，在此緊要關頭，張學良的第三軍堅守九門口附近陣地，使直軍攻勢受阻，郭松齡的親冒砲火前線指揮居功甚大。就在此直奉兩軍勝負難決之際，吳佩孚部下馮玉祥在古北口回師北京，發動所謂「首都革命成功」，囚曹錕並殺其寵信李彥青，因而使吳佩孚前線部隊喪失鬥志而全面敗北。

馮玉祥倒戈成功，控制北京雄霸一方與張作霖分庭抗禮，因而給雄心勃勃不甘人下的郭松齡上了一課。郭松齡於一年後，趁張作霖在瀋陽兵力空虛之際，在灤縣起兵越長城攻向東北的瀋陽，

他希望繼馮玉祥之後來場「盛京革命」（清朝時稱瀋陽為盛京）。在表面上馮玉祥的同師北京與郭松齡的同師盛京，條件環境頗為相似，但結果却大相逕庭；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此後在中國雄霸一方，成為一股不可忽視力量，而東北國民軍的郭松齡，却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收編直軍蓄志叛變

張作霖所部奉軍雖有派系之分，但衝突不算十分尖銳，老奉軍多係與張作霖同時在草莽中崛起人物，他們早已位居高官厚爵，野心不大，多能安於現狀。新奉軍係以楊宇霆、姜登選等為首，他們也是由張作霖一手提拔，均知感恩圖報，因此並無立即取張作霖而代之的野心。僅徐圖盤距要津，企盼異日掌握一切，郭松齡的太子派，則係以依傍張學良為手段，與新派奉軍相抗衡並爭一日之短長，而野心極大有掃除一切獨霸東北之幻夢。民國十四年，太子派郭松齡之倒戈失敗身死，以及張學良承繼東北政權後格殺楊宇霆，實為這兩個派系互相傾軋激盪之結果。

楊宇霆派與郭松齡派第一次趨向表面化的劇烈衝突，係為收編第二次直奉戰爭，在山海關前線投降三萬吳佩孚部隊問題。因為這批部隊包括吳佩孚最精銳的第三師在內，第三師因馮玉祥倒戈，在前線進退失據，有若干軍官因不願歸馮玉祥收編而自殺者，最後得吳佩孚暗示而向奉軍投誠。

楊宇霆與郭松齡皆欲收歸已有，以擴充本身

實力，郭爲着先鞭，不請示大帥而逕向前線的少帥稟明，擬將三萬直軍補充第三軍缺額外，其餘之部隊則編爲三個補充旅。張學良身爲第三軍軍長，副軍長郭松齡提出這個好主意，所以張學良未加深思即遂行同意。郭松齡一不作二不休，除了補充第三軍缺額外，另外三個補充旅，擅自安置了他的心腹劉振東、劉偉、范浦江分任三旅旅長，張學良以這三人出身第三軍也未置可否。

張學良於返回奉天總部開會時，始將投降直軍已行改編事向張作霖報告；張老帥聞悉之下頗爲不滿，並告以收編直軍事，總部早已有所決定，即將這三萬人撥補姜登選與韓麟春各編一個師。張學良聞之自感唐突，除表示係彼一時大意，把一切責任自負外，立即馳電郭松齡，謂此批直軍歸屬，大帥已另有決定，請即停止收編工作。郭松齡接到張學良電報後，他不但不停止反而加速收編工作，以造成既成事實。郭松齡如此作法，已充份顯露出其亟欲擴充實力，並已露出有朝一日必將有軌外行動的端倪，不過未爲張作霖父子所注意罷了！張學良銜命停止收編之命返回防地擬阻止時，郭松齡以改編事已完全編竣，除三個旅長外，團、營、連長等亦以張學良名義發表。郭松齡並表示，軍中各項職務均以少帥名義公佈，現在豈可出爾反爾，對渠個人無所謂，對少帥威望將有損失等。

倒戈將軍誘惑太大

張學良眼見郭松齡已將改編事完成，心中雖有不豫，但因木已成舟，且郭松齡口口聲聲爲張

學良的威望着想，不得已將既成事實稟告乃父。張作霖得報極爲震怒，楊宇霆等亦認爲郭此舉實在是有「豈有此理」，咸認應予處罰。嗣張作霖因大捷之後，正在獎賞有功將士之際，因而怒氣稍退！並認爲郭松齡爲張學良之股肱，所作所爲雖有不當總係爲其子擴充實力，並未疑及郭有異圖；且郭在第二次直奉戰中，奮勇向前頗著功績，最後只得勉強同意，並訓令今後不得再有類似行爲。張作霖一向對人推心置腹，張學良亦非心胸狹窄之輩，對郭松齡此舉雖有不快，不久即因時過境遷便釋然於懷，不復再存有任何芥蒂。當然張作霖父子，萬萬想不到郭松齡這樣亟於掌握實力，係爲其異日叛變預作準備。在馮玉祥倒戈叛變吳佩孚以前，北洋軍人你爭我奪，很少有部下肯在主帥不注意之際，在後方抽腿，置其原所屬一系於絕壁深淵之中。但在馮玉祥倒戈得手後，雖置其長官、同僚於絕境，但其本人却因此崛起雄霸一方自成一局，成爲中原逐鹿者要角之一，其對具有野心之郭松齡的引誘力當然是相當鉅大！

少帥邀作精銳副手

民國十四年春，張作霖爲了屏障東北，確保華北及北平、天津兩大都市，設立京榆衛戍軍司令部，由張學良担任司令。張學良乃延攬郭松齡爲副手出任京榆衛戍副司令。這等於給郭松齡製造一個舉兵叛變的大好環境；因爲京榆衛戍軍轄有六個步兵師、一個騎兵旅、兩個砲兵旅、兩個輜重兵團，張作霖的精銳部隊，可以說悉數在此。在張作霖來說，關係自己興衰存亡的嫡系部

隊，交給自己兒子張學良來掌握，可以說放一百個心；可是萬萬想不到張學良由於對郭松齡的信任，却將實際上操縱指揮之權付諸頭有反骨的郭松齡之手中，心懷大志的郭松齡當然不會使這天賜良機錯過。

民國十四年正是奉系在中國鼎盛之秋，擊敗直系掌握了華北，其勢力且伸向長江流域的江蘇與安徽兩省。張作霖在考慮江蘇省督辦一職時，據說曾考慮到郭松齡，以酬庸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在長城沿線，力阻吳佩孚部第三師之猛撲。同時張作霖亦因郭松齡勇於作戰並善於練兵，今使郭松齡至最前線，顯然張作霖有以江蘇爲基地，長久控制長江流域之用心。但郭松齡另有打算，他不願失去回兵東北顛覆張作霖機會，所以不肯輕離京榆衛戍副司令這個職位。

巧計未售亟求一逞

郭松齡除了力辭他人渴望以求而不可得的江蘇督辦之職，也不願這個職位落到楊宇霆手中，遂向張作霖提出了一個不露痕跡，令人莫測高深的巧妙建議。這個建議爲，由張宗昌出任江蘇省督辦，張的山東省督辦讓給李景林；李景林的直隸督辦由張學良出任，安徽省督辦選就現實由現率兵駐守安徽的姜登選出任。郭松齡這個建議，顯示了他的深謀遠慮，表面上並做得天衣無縫；其一，由他建議張學良出任直隸督辦必可得張作霖、張學良父子之歡心，蓋直隸總督在清朝時爲北洋大臣，係天下總督的首領。民國後，北洋軍閥也視直隸督辦爲可控制北京政府第一要職。其

二，張學良如能出任直隸督辦，則京榆衛戍司令一職必順理成章由郭升任，如此一切作為更可名正言順。其三，握有兵力奉系將領都調山東、安徽、江蘇遠方，在他舉動時，必將遠水不救近火無法立刻回師支援。尤其他建議把楊宇霆好友姜登選留在安徽，他孤軍在外既難成氣候，在他有所舉動時姜登選軍隊遠在千里之外的安徽，必不會構成他的絆腳石！

孰料張作霖並未接受郭松齡的這項建議，未

讓他年事尚輕的愛子張學良出任天下第一重任的直隸省督辦，而決定讓李景林繼續留職直隸督辦，因而使郭松齡藉張學良高升，由郭遞補京榆衛戍司令希望落了空。姜登選留在安徽任督辦不動，雖成為事實，却不料江蘇督辦一職，反而落在郭松齡的主要政敵楊宇霆手中。

往後楊宇霆與姜登選兩個人在蘇皖兩省聯成一氣，說不定兩人可以繼續擴展，而成一方之霸，這真是如何得了！郭松齡因此對自己未允出任蘇

省督辦一事後悔不迭，真是偷雞不着蝕把米平空的把督辦寶座讓給了政敵，而自己希望的京榆衛戍司令又已無望，一剎那間其地位竟遠落在楊宇霆之下，患得患失之間，其憤怒情緒已無法忍耐，遂亟求一逞，促成他的迅速決定叛變，以擁戴少帥之名同師東北，尤其是無意中把路過榆關的姜登選捕獲，立即予以槍決一事看來，郭松齡對楊宇霆、姜登選一系忌恨之情，已暴露無遺矣！

聖文叢書

黃沙碧血戰新疆

全一冊

郭 歧 將 軍 著

定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本書為抗日名將、前任國立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台灣省議會議員，現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傳授中國國術的郭歧將軍繼「南京大屠殺」之後又一部精心力作，要目有：死而復活似有天意·蘇俄對新疆的謀略·德蘇異勢史魯翻臉·俄人毒狼埋雷阻撓·空中鳥瞰雪封山河·嚴寒之下凍成殘廢·大坂城痛殲蘇俄軍·平沙萬里車行如矢·移防指揮發生歧見·歐戰局勢影響新疆·隻身赴任西出陽關·精河空城狗也可憐·平沙細流構工困難·沙場喋血全團犧牲·死去活來力疾脫走·天馬突至再闖虎口·夜飲馬血臨淵照影·電話中斷情勢有變·敵人焚橋我軍搶渡·百餘孤軍絕地噩夢·無定河邊白骨遍野·狼嚎狗吠大野恐怖·一覺醒來已成俘虜·攻心之戰唇槍舌劍·空襲叛軍打開僵局·張治中玩和談花樣·主義之爭抗戰之辯·受難英雄冷落待遇·假借和談獨自貪功·涼州道上已近故鄉·戰犯審判返京作證。附錄：丁慰慈「血淚山河新疆行」，李郁塘「馬仲英魂斷莫斯科」，「楊增新才大識遠」等編，喬家才博士、張大軍教授作序，老五宋字，二十五開本，二百七十餘頁，定價新台幣一百八十元，八折優待中外訂戶祇收一四四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立即寄書。